

Chuntian Buhui
Chidao
春天不会
迟到

青春总有写不尽的故事，青春总有不同的颜色……

赵海春 编著



感悟心灵深处的智慧
打开心灵的窗纱

激情是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度，这种激情是永恒升腾的力量。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新阅读丛书

Chuntian Buhui
Chidao
春天不会
迟到

青春总有写不尽的故事，青春总有不同的颜色……

赵海春◎编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天不会迟到 / 赵海春编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1
(新阅读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7058 - 2

I. ①春…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5912 号

春天不会迟到

作 者 赵海春
责任编辑 韩 平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开
印 张 13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23.8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转)

前 言

春天,春意盎然、气象万新;青春,朝气蓬勃、阳光向上。

春天与青春做伴,写满醉人心田的故事。一提到青春这个词,我们心中就会油然生起那些美好得叫人难以形容的点滴故事,就会在脑海中泛起无数的涟漪。

青年时代,我们充满了理想。青春似乎是理想的孪生兄弟,他们总是相依相伴。有人说,青年时代是一个爱做梦的时代,是一个幻想的时代。的确,正是这些似乎有些不靠谱的幻想造就了奇迹。青年人不喜欢循规蹈矩,总要弄出一些特立独行的想法来,而这些便是创新的原动力。世界是大家的,有谁规定了理想之路都要一样,所有人都要沿着一条看上去很顺的路行走?哲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青年人怀揣着不去复制他人的人生想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世界,使这个世界变得多元,不断地从枯燥和乏味中竖起新的希望。

青春孕育着无限的激情,当我们向泥古不化的成规窠臼发出挑战时,带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大刀阔斧地向前奋进。青春时期的激情就像是宇宙中的繁星,无穷无尽。这种激情不畏惧冰山火海,这种激情百折不回,这种激情是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度,这种激情是永恒升腾的力量。

青春是爱的百花园,青春使人叛逆,使人躁动,但是,这一切情

绪的源泉都是爱。青年因为爱自己的生命,于是不去效仿,不去沾染固有的习气。“我为什么要成为别人的复制品”这样的想法恰恰是对自己人生的热爱。当然,往往青春时代的思考是透明的,是过于简单、过于青涩的,所以会迷惘,甚至犯下错误。或许,正是青春时期有着那无数的不稳定因素,才使得青春更加绚丽多姿、魅力无限。

当一个人渐进青春的时候,他朴实的情感也渐渐变化着。父爱、母爱渐渐地变的并非是“父母应该的”,那种浓重的情感,渐渐地在我心中凝结起来。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也渐渐地萌动着,而不再仅仅是自己朴素的玩伴,他们的关心、爱护、谦让渐渐地被认知了。友谊之花也越来越开得万紫千红了,朋友这个词比俺变得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明白原来朋友并不只是一个单词而已。青春还接受了爱情,尽管这样的爱情未必都那样适宜、恰当。但总有火焰般的情感蠢蠢欲动,最后或化成一个美丽的回忆,或成就一段真挚而趣味横生的爱情故事。

本套丛书便缘起于这些不太成熟的想法,缘起于这些想法衍生出来的林林总总的故事。

青春总有写不尽的故事,青春总有不同的颜色……



目 录

美丽英语	(1)
化 蝶	(28)
苦咖啡	(59)
爱一个人就是让她快乐	(62)
冷却的咖啡	(68)
真爱三人组	(75)
蓝格子沙发	(82)
一个女孩的懵懂初恋	(90)
再说一次我爱你	(96)
爱要怎么说出口	(102)
永远的等待	(106)
来生让我做你的新娘	(109)
月 娥	(115)
爱就爱了	(120)
黄牛颂	(136)
蝴蝶花开	(140)
爱情的颜色	(144)
背 影	(150)





春 天不会迟到
CHUNTIANBUHUICHIDAO

春天不会迟到	(154)
有爱相随	(158)
永远芬芳的玫瑰	(164)
幻 王	(174)
渴望飞翔	(181)
不言爱情	(187)





美丽英语

她很恬静，美丽而端庄，是那种一眼望去便能猜出其大学女生身份的女孩儿，瞧，她扭头回了我一眼。

如果她对我施白眼，以上论调全部作废；

如果她对我抛媚眼，以上论调我希望它依然成立；

如果她羞得满脸通红，将头低下去，不再看我，以上论调我将挪进达尔文的“进化论”中，以兹证明某些物种是不会进化的，例如脸红的女生。

可贵的是她并没有上述行为，她只是冲我一笑，那笑容充满暧昧，暖暖的，我低下头，满脸羞得通红，不敢再看她。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在图书馆中。

我弄懂了一件事。

至少“暖”和“暖”是相通的，仅一“盖”之隔。

现在我只感到脸上暖暖的，“暖”却“暖”不起来，心里





冰冷至极。

因为那“盖”横挡在我和她之间，她笑对的目标不是我。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在她面前站定，我的脸红得彻底，红得羞怒，红得无奈。

她的声音里饱含欢喜，在那个男生面前尽情撒娇，那个男生一脸的得意，让我恨不得揍上一拳。

我很有理智，因为在图书馆中打架会遭遇从四面八方袭来的鄙视眼神，那种鄙视比被对方臭揍一顿来得更加难过，所以我继续埋头扫地。

我，甄亮，24岁，师范学院见习清洁工人，虽地位卑下，但志比天高，当然，命比纸薄。

我绝没有朝盲人乞讨者放在街边的要饭缸中扔仙人球，我也没有用针扎破玩得正开心的孩子手中的气球，更没有在公园里向谈情说爱的情侣们散布“着火啦”的言论。

我只是打爆了院长儿子那高贵的头，因为上述几件事他样样做得来。

更因为他动小丽的心思，而且居然动成了。

我被记了大过，学位恐怕不保，但不能让母亲知道，否则她会无条件打爆我的头，我只有四下疏通，但苦无门路，还有三个月的充军生活，每日在人脚下寻寻觅觅。

小丽是我前任女友，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现在的女孩，但凡与活泼开朗有关，都会发出危险的信号：1. 当有一天你对她说要保护她一生一世，她会反问你校警是干什么吃的；2. 当有一天你对她说要保护她一生一世，她会告诉你别扯了，我们继续玩泡泡堂吧；3. 当有一天你对她说要保护她一生一世，她会说



你有没有搞错，我们只是玩玩而已。

这其中以第三种开朗女孩最奸诈，小丽不幸身列其中。

我一直在等待小丽也对太子这么说。

那个高大男生还在和眼前这位美女喋喋不休，我没好气地叫他让让，然后在他脚下奋力打扫。

我知道后背一定有他逼人的目光，但我不在乎，“老子已经这样了，还怕你？”

他们不一会儿就彻底将我透明化，她说有部电影叫《燃情岁月》，叫他陪她看。

我放慢了扫地的速度，我是个颇有艺术细胞的男人，我的审美至少很合理，她对《燃情岁月》的期待深得我心，我真的好想和她一同看，即使是第七遍。

但那个男人无言以对，我没有看他的脸，我甚至可以猜到他那瞠目结舌的可鄙模样，估计这种人只配去看些无聊的没有内涵的肥皂剧。

我收拾完毕抬头的时候还是看到他在点头，是那种很不情愿的点头。

第二次见她是在食堂。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饭，这一餐往往能提供给我一整天的能量，尽管它味如嚼蜡。

还是撞到了人，我看到“能量”一点点流失，撒在地上，我抬起头就想骂，但看到的是她。

我立刻将一肚子的娘亲祖宗咽了回去，换成了一副讪讪的笑。

“对不起！”我们同时道，然后笑了。





我的笑能给她添多少疙瘩我不管，她的笑却让我遍体舒畅，是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春风中又闻莺啼之声：“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是我不小心碰到你的！”

“我挡住了你的路，不应该拦在你面前的，你看我有多碍事！”我装作一脸淳朴地对她说，可话里的卑贱却尽露无疑。

她抿嘴笑了笑，又说：“我赔给你吧，还耽误了你吃饭，怪不好意思的！”

我连忙止住：“不用，真不用，还好没弄脏我衣服，要不然你还得买给我！”

“要是手机就更糟了不是？”她笑道。

我看着她走开的背影很开心，我不是个会花言巧语的帅哥，我也不是什么假装憨厚的猪头男，这两种男人是世间所有男人的天敌，他们的共性是欺骗漂亮女孩，任何漂亮女孩都抵挡不住他们的忽悠。

我曾经尝试着去做个花言巧语的猪头男，但结果适得其反，有一段时间甚至成为男女共愤的对象，所以我只能做回我自己。

我吃饭的时候居然胃口极佳，看来用美女下饭真是避免挑食的好办法。我远远望着她，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目光，渐渐把脸转过去，不让我看到她的吃态。

我真想端着饭到她对面去，可看看自己盘中的腌萝卜条，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呆呆地坐在食堂长椅上，就等她路过时冲我一笑。

她显然明白了我对她的爱慕之意，但那微笑又透出一种应付，我看得出来。





不过我还是喜欢看到她的笑，所以我叫住她时添了一句：“我们算认识了么，美女？”

她的背影愣了一下，最后还是转过身笑道：“你愿意就成吧！”

我从椅子上起身，老远就把手伸出去：“我叫甄亮，99 中文六班，美女芳名？”

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将小手递了出来，我不敢紧握，只是象征性地触了一下。

“董佳！99 英语 A 班！”

我才不会俗到夸奖女孩名字的地步，老实说，她的名字很一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所以我只是反复念着，心里思考如何继续话题。

她没给我这个机会，说声有事，便匆匆走了，留下几近痴傻的我。

第三次见她的时候又是在图书馆。

我一边扫地，一边寻找她的身影，今天是星期日，估计她会来，但千万别把那个高个猪头男领过来。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猪头男趾高气扬地和她走来了，我正巧拦在道路中间。

她的样子小鸟依人般乖巧，可惜找了一头猪！

我对她的审美表示怀疑，同时自怨自怜的情绪暴涨！

我还没来得及掩住自己的脸，她便发现了我，冲我“嗨”了一声，我连忙应答，看见那高个猪头男不屑地一瞥，然后从我身边走过，像是踏过！

然后又是太子和小丽！





真是冤家路窄啊，我今天不知触了什么霉头，偏要看到他们！

太子晃里晃荡地走到我眼前，那眼神像是能把我吃了，看来他会因头部的伤痕记我一辈子。

身边的小丽则显得极为镇定，这种前任遇现任的事她经历多了，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尴尬。

太子踩在了我的扫帚上，我哈着腰，想把它拔出来，又怕惊动了看书的学生，我可不想再闯什么祸了。

我只有低头沉声道：“请你把脚抬起来，我还要工作！”

太子好像没听见，隔了半天见我没动静，才将手拢在耳旁，问道：“你说什么？”声音很是响亮，大厅内阅读的学生立刻被吸引住，纷纷转头看过来。

我的脸“腾”地红了，我索性扔掉了扫帚，直起腰来对视他，他斜着眼睛，在我身上上上下下地瞟着。

我知道有一双眼睛一定会看着我，所以我今天有点放不开，小丽倒是推着太子让他走，以前在我面前撒娇的劲全使给他了。

太子不为所动，依旧看着我，似乎能从我脸上看出物理学原理来。

我嘿嘿笑了一声，后退两步，坐到身后一张椅子上，跷起二郎腿，不断晃动。

太子看了半天，觉得没趣，临走时手指着我脑门狠狠一点，嘴里道：“小子，有你好瞧的！”

我立时便想发作，但看看地上的扫帚，叹了口气，又回去干活了。

我渐渐扫到她脚前，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她似乎在看我，



我听到她小声咕哝道：“别冲动，你惹不起他的！”

我心下大慰，我抬起脸，向她投去感激的目光，她低垂着头，目光与我相遇又马上转向别处。她身旁的猪头男目光倒是迎了上来，激起一片火光。

老实说，一个男人是不该这么敏感的，即使自己爱极的女孩，也不要让她隔离在所有异性朋友之外，只是我当初的目光太过猥亵，让他心有防备，所以引发了第一次光学大战。

胜负未分，我们死死地盯着对方，谁也不让步，只是横里杀出了齐阿姨的嚎叫声：“小郝，把这边拖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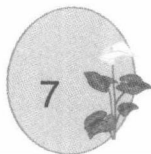
我不敢耽搁，收拾收拾走了，临走时没忘扔个目光手雷，算是草草结束了这场战斗。

齐阿姨声音尖锐是出了名的，学生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杀虫剂，无论宿舍还是图书馆，她都能把你的瞌睡虫一招杀死，每当她又腰欲叫的时候，学生们都会紧张地伏在桌上，双手微举，随时等候大脑命令捂上耳朵，等那叫声一过，方才舒口长气，像大病初愈般彻底趴在桌上了。

这次齐阿姨没有做什么准备活动，类似叉腰啊、站直啊之类的动作，直接在拖地的过程中猛发一声吼。虽然有些人防备着她这一手，捂住了双耳，但还是有些人被这一声叫唤吓得魂飞天外。在我沿着长长过道走向前方的齐阿姨时，就能听到身旁低低的咒骂声，内容多关系到齐阿姨的老公。

我暗自好笑，但齐阿姨这个人对我没说的，多蒙她照顾，好几次都把我保了下来。

有人会问，图书馆里怎么安插这么个人，不怕耽误学生看书么，又有人问一个清洁工有多大道行，能左保右保的？





这些也正是我的问题，我曾经无数次问过齐阿姨这个问题，她只是顾左右而言他，不给我这个机会。

我相信齐阿姨绝不简单。

我低头默默拖地，齐阿姨在一旁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忽然冒出一句：“都是女孩儿闹的，一会儿不看着你就要搞出点乱子来，真不让人省心！”

她尽量压低声音，无奈嗓门太大，这一声迅速招来了扫射的目光，我急得直摆手，就差喊她祖奶奶了。

晚上我躺在临时宿舍的床铺上，呆呆看着天棚，上面尽是弄不干净的胶纸贴画印记。

“至少她对我说话了，嘻嘻！”

我思潮起伏，虽说早已过了初恋的年纪，但不知怎么的，那感觉忽然被唤了回来。

“她还是个善良的女孩儿！”

现在这个时代评价一个女孩善良与否那明显是一种缅怀，一种对古典的追忆，一种向往木乃伊的弱智，但除此之外，她在我印象中还没有别的什么，我想要了解她，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总之她是善良美丽的姑娘！”

她的美丽和她的名字一样稍嫌俗气，但我就是欣赏这种俗气的美丽，可以给男生亲近的感觉，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人在你亲吻她的同时要保证自己不在那一刻昏死过去，这种女孩儿则不然，她能把你全身的细胞完全调动起来，而不像遇到上述那种女孩儿时导致大脑一片空白。

“这才是彻头彻尾的女人！”



心痒得要命，却只能靠天花板消遣，浑没注意下铺那几双诧异的眼睛，他们小声道：“郝子，把你的口水擦干吧，我的被褥都湿了！”

我和齐阿姨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在仓库里聊天。

“我给你牵线啊，小郝？”

“别，您别把人家吓跑喽……哎！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您说的是谁啊？”

“甭瞒了，我心里明镜似的，不就是你贼眼睛膘来膘去的那个小姑娘么？可惜哟，人家有对象啦！”

“她那个对象也算个人，简直是……简直是个猪一样的男子！”

“那人家就有本事把她钓过来，你行么？”

“嘿！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钓’这词您也能用上？那叫‘拱’！”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嗨，不提了，说句痛快话，用不用我帮你？”

看着齐阿姨那热情过头的眼神，我真怕她给我弄砸了，想了半天我还是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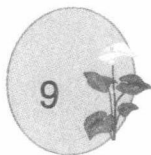
“还是我自己来吧，自己摘的果实才甜吗！”

她点了我的脑门一下：“小样吧你，先把你毕业的事儿搞明白才是正经，整天净忙些个没用的！”

我的心登时沉了下来，刚积攒的自信全部灰飞烟灭。

“怎么着才行啊，我都这样了。”

“你好好学习，在学校里你还有机会，至少应该把握住，至于学位，我给你使使劲！”





我猛然抬头，看着抽烟眯眼看我的齐阿姨。

“齐……齐阿姨若能帮我，小的便一生侍奉，又有何妨！”我满心激动，声音都发颤了。

“呸！干活去吧，这边的事儿我给你试试，不成可别赖我！”

“阿姨，您怎么帮我，您看……您……”

“去去去！干活去吧！”她把我推出门去，没给我追问的机会。

我的英语已经扔了大半了，专业课更惨烈无比，要我重新抓起，这可从哪儿开始啊？

我的眼睛一扫，看到了远处安静读书的董佳。

我扔掉了手中的扫帚，急忙冲她走去，距离几米时才放慢脚步，故作沉稳地踱到她跟前。

我咳了一声，不知怎么的，男生总喜欢用咳嗽来引起女孩注意，我又一次落入俗套。

她抬头看到了我，表情还是敷衍多过欢喜。

“喔，是你啊！今天怎么这么清闲，有事么？”

我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身后丈许开外遗弃的扫帚，回过头来，温柔一笑。

“一会儿还得扫地，忙里偷闲呗，也就是你才能让我有个‘闲’的理由吧！”

她又重复了一下那敷衍的笑容，她知道我欣赏她的美丽，所有女孩子都喜欢别人的夸奖，所以说这次微笑发自内心也不算勉强。

我考虑着这种夸奖的话语以后还要尽量少说为好，毕竟这东西不像钱一般多多益善，须攒到一定程度说出来才比较好用，否

